

#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郑振铎编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封面设计、插图：古 干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XILA LUOMA SHENHUA YU CHUANSHUO  
ZHONG DE LIANAI GUSH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10,000 开本787×1092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sup>5</sup>/<sub>16</sub> 插页6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85,001—99,200

书号 10208·84

定价 1.15元

## 叙 言

前年十一月的前后，我正在倫敦的浓霧中住着。白天大都在不列顛博物院的閱覽室中看書，五点多鐘出院以后，又必到对門几家专售旧書、东方書的舖子里走走。当时，我頗想对于某一种东西，有比較有系統的研究，所以看的書多半是关于这一类的，买的書也多半是这一类的。过了二三个月之后，还是沒有把捉到什么，只不过在大海里捞摸几只針似的，零星的得到一点东西；或者可以說，是略略的多看一点絕版的古書，多購到几部無人顧問的旧籍而已。偶然，心里感到单調与疲乏，便想換一方面，去看看别的書。手头恰有一部 J. G. Frazer 譯注的 Apollodorus 的 “The Library”，便常常的翻翻。每翻一次，便多一次为他的渊博無倫的注解所迷醉了。Apollodorus 的本文，原来不过是一种古代神話的干燥的节录而已，然而 Frazer 的注却引人入胜，处处誘导你向前走去。于是我便依了他的指导，陆續的去借閱許許多多的关于这一类的書。他所譯注的另一部六大册的 Pausanias 的

“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也天天放在我案头。我本来对于希腊的东西，尤其是神話，有些偏嗜，这么一来，更熾起我对于希腊神話的探求心来。我几乎忘了几个月来专心致志去研究的某一种东西了。我暂时归还了一切使人困疲的关于几个月来所研究的那一类的書。我在一大堆借来的参考書中，在白昼也須开着的灯光之下，拣着我所喜欢的几十段故事，逐一的譯述出来。积有成稿时，便寄回上海，在“小說月报”發表，結果便成了这么一册“希腊羅馬神話与传說中的恋爱故事”。当时，我还要将这些故事，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所喜欢的，全都譯述出来，后来因为另有別事，便将这个工作又擱了起来，直到了現在。将来繼續写下去时，还不知在什么时候，所以先将这么一小册出版了，也許可以作一种“引玉”的砖，借以激起对于希腊羅馬神話有兴趣、有研究的先生們全部譯述的雄心。“恋爱故事”一个名辞原不十分妥善，但因为这里所叙的全系关于恋爱的故事，所以暫時也不必归納到“神話与传說”这个总題目之下，而仍讓她独立着。将来如果能繼續的将全部神話与传說譯述完畢时，当然要将这二十多篇故事一一返本归原的；如果在几年之內沒有繼續的可能，則只能讓这部畸形的“恋爱故事”独立存在着了。

这里的故事，其来历都一一的注明，請讀者參看卷末的“根据与参考”。只有“勒达与鵝”一篇，文句全是我自己的，“歌者俄耳甫斯”一篇，也有一小半是我自己的补

充。然而其所叙述的骨干却仍不曾违背了古老的传说。

这里所插附的插图<sup>①</sup>，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在伦敦、利物浦、巴黎、罗马、那不勒斯、佛罗梭斯、威尼斯诸地所搜集到的。特别是 Raffaello 所绘的几幅顶画壁画，我们似乎还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这些顶画壁画，现在罗马的 Farnesina 别墅中。这个别墅有 Raffaello 的顶画的厅室，本是公开的，我去的时候，却正在闭门修理，所以始终没有瞻仰原画的机会，至今心还耿耿。

本书的索引是王少椿君的工作。本书的装帧，则出于钱君甸君之手，我对于他们应该特别的表示感谢。叶圣陶君的有力的校阅与修改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

郑振铎 1929年1月15日于上海

---

① 本书原由作家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出版，并附有编著者所搜集的精美插图。八十年代初再版时，原插图底片已损坏，故改用古干所作的黑白画。

## 目 次

叙言 .....	1
大熊小熊 .....	1
勒达与鵝 .....	5
欧罗巴与牛 .....	9
阿波罗与达佛涅 .....	12
玉簪花 .....	17
向日葵 .....	20
恩底弥翁的美梦 .....	23
烏鴉与柯綠妮絲 .....	28
爱神的爱 .....	32
巨人的爱 .....	57
史克婁与喀耳刻 .....	63
喀耳刻与辟考斯 .....	68
象牙女郎 .....	72
美嫩与其父 .....	76

阿多尼斯之死 .....	84
歌者俄耳甫斯 .....	93
白比丽絲泉 .....	103
仙女波莫娜 .....	112
那耳喀索斯 .....	118
柏綠克丽絲的标槍 .....	124
賽克斯与亚克安娜 .....	137
潛水鳥 .....	149
伊菲斯 .....	153
俄諾涅与帕里斯 .....	158
潘与西冷克絲 .....	169
勒安德洛斯与赫洛 .....	171
根据与参考 .....	179
索引 .....	191

## 大熊小熊

朱必特(Jupiter)在阿耳卡狄亚(Arcadia)地方走来走去，偶然看见那里有一个美貌的处女，便双眼盯住了她，似乎骨头里生了火焰，爆发出新的力量来。她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Callisto)，她不在家中织布纺纱，做女郎们常做的事；她的美发不加修饰，仅用一条白带束着，外衣紧紧的裹住身，手里有时执着银光闪烁的长矛，有时则执一张轻弓。她是狄安娜(Diana)的女伴，没有一个仙女比她更为狄安娜所喜的。现在，太阳刚刚经过中天，她为避那热光，走入一座阴凉的深林中；她把箭袋从肩头卸下，把弓放在地上，就仰卧在绿草芊芊的荫地，她的头轻轻枕在花紋精致的箭袋上。朱必特看见她这样的独自躺在地上，没有一个保护的人，便自念道：“我去偷偷的拥抱她，我的妻一定不会知道的；即使她后来会知道，难道她的愤怒竟能使我放弃了这么难得的幸福么？”立刻，他便变化成了狄安娜的形状，他问道：“美丽的仙女，你刚才在什么地方打猎了来？”仙女从地上跳起。他微笑着，双手拥抱



住她，又热切，又有力，不像那位处女神往常的神情。她正要答說她剛才在哪个森林中打猎的，他却温和的撫摩着她，止住了她的話。后来他的粗暴的行动，把他的真面目露出来了。她虽尽力的抵抗——唉，約諾(Juno)如果在此見她这样的抵抗，后来一定不会那么酷待她了！——但一个女郎，怎么能够抵抗得过朱必特呢？最后，他滿足了欲望，回到天上去了。她觉得一株株的高树似乎都长出光亮的双眼，看見她所做的罪恶，心里很不高兴，便飞奔出了林中，几乎忘記了她的箭袋与輕弓。

狄爱娜与一班侍从的仙女們这时正到山中來，她猎得了不少的野兽，心里十分驕傲，她瞥見卡利斯托，便叫她到面前來。卡利斯托起初退却了几步，抖抖的，以为朱必特又变了狄爱娜的形状來了。但当她看見了圍侍着狄爱娜的仙女們，就知道她不是朱必特变的，立刻出来加入她們的队中。唉，心中有了污点，一定表現于臉上，再也瞞不过人！她的双眼总是羞涩的望着地上，不再像往常一样紧随在女神的左右了，也不再在仙女們的前面第一个飞跑了；她默默不語，臉羞紅不堪，这显然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然而狄爱娜不曾注意到。据說，她的仙女們却曾起过疑心的。明月圓了九度之后，女神进一座陰涼的森林，那里有一条泉水淙淙作响的流着。女神極口称美这个幽靜的所在，便用足触着清凉的水，也很喜欢它的澄明，她說道：“这里沒有人窺探，我們都脫了衣服，在这清

水中沐浴一会罢。”别的女郎都高高兴兴的脱了衣服，跑入水中，嘻嘻哈哈的笑闹着；只卡利斯托满脸通红，一个人默默的立在岸上，迟之又久，不肯脱衣服。于是她的伙伴环立在她四周，不愿她愿不愿，强迫脱去她的衣服。她裸体了，她的罪恶便被发现了。她神志昏乱，想用双手去遮掩那怀孕的大肚。女神怫然变色，叫道：“去罢，不准玷污这圣水！”立刻，她将卡利斯托逐出了侍女的队伍，再也不许她出现于她的面前。

这时，朱必特的妻约诺早已知道了这事，久想得到一个机会使她受到痛苦，报复自己的仇恨；现在再也不能迟延了，因为小阿耳卡斯(Arcas)已经出世了。这像在约诺的妒火上加一把干柴，她脸若冰霜的望着新生的婴孩，叫道：“够了，下贱的淫妇；就这一个小东西，已完全证明你给与我的损害，以及我丈夫的卑鄙下流了！但你将逃不了我的报复；我要摧毁在朱必特眼中看来那么可爱的你的容貌。”她说着，一手握住卡利斯托的头髮，把她拉到地上去。卡利斯托伸出双手哀求，但是她的白臂开始长出鬃鬃的黑毛来，她的手成为尖锐的利爪，她的红唇，为朱必特所爱好的，如今成为血盆似的大口了。约诺还怕她的祷告恳求的话会达到朱必特的耳中，便将她说话的能力也剥夺了；粗涩可怕的号叫声从她喉中发出。她虽然这样变成了一只黑熊，她的心却仍是从前的心；她不住的号叫着，宣泄她的憂憤，还时时举起新生的脚掌向天；她

虽不能开口罵朱必特的忘恩負义，她心里却以为他确是这样的一个神。唉！她常常觉得不敢独住在無人的深林中，只想走近她的屋舍，流連在自己的田地与草場之上；她常常为自己的狗的吠声引到了山上，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猎者。她常常忘記了自己是一只熊，不敢与同类相見；她怕見黑毛鬃鬃的熊，不知她如今也是其中的一个了；她也怕見目光閃閃的狼群，不知她如今可以不必怕它們了。

她的兒子阿耳卡斯如今十五岁了，他完全不知他母亲的悲慘的命运。有一次他正带了猎网到森林中去，恰好惊起了他母亲。她看見阿耳卡斯便站住了，眼光炯炯的向他望着，像一个認識他的人一样。他惊退了数步，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也怕望見那双盯住在他身上的光亮的眼睛。他見她正欲向他走米，便挺起利矛来，預备要刺进她的胸；然而天神不准这事情实现，便把他們母子二人都帶到天上去；他将他們放在天空里，成为邻近的两个星座，即是大熊小熊二星。我們至今每夜还看見他們熠熠的放着光明。約諾見她的情敌如今成了星座，位置在天上，心里虽十分憤怒，然而已沒有方法再捉弄她了，她如今也成了一位女神了。

## 勒达与鵝

仙女勒达(Leda)长得身材秀俏，面貌娇艳，却从没有一个男人或男神或漫游于山澤間的好色的薩蒂尔(Satyr)之类来向她求婚；也没有一个神或人像頑蝇一样驅拂不去，追逐在她的后面。这因为她住在与外面世界隔絕的孤島上；島的四周都是从生的蘆葦，終年不經刈割，高过人头；那里只有野鵝成群，时来休止，从没有一个牧童曾經到过，也没有一只牛或羊曾在那里临流而飲。春夏的时候，葱綠的葦草怒生，其中当然間杂着隔年的断梗干叶；秋冬的时候，一片枯黃，弥望皆是，連湖水的影子都被遮蔽了。所以島外的人只看見那里是一个荒島，住在島上的勒达也从不会知道島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她以外还有许多神与人。她随意遨游，称心而憩，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岁月。她每每躺在树蔭下的綠草上，远远地望着灰斑色或金碧間杂的野鵝，时起时落，或連天而飞，或投葦而止。此外她所見是天上浮云，自舒自卷，自聚自散；是朝暉初上，午日当空，夕陽斜照；是缺月挂于树梢，清光泻于

全島；是繁星丽天，銀河自轉，熠熠發光，若相答語；她所聞是野鶩群鳴，淒悲透骨；是颶風过島，蘆葦有聲；是微颯動樹，枝条簌簌奏着雅樂；是驟雨落于枯蘆，瑟瑟若冰雹的亂洒。她这样孤独的住着，無所謂哀，無所謂樂，也沒有可喜的同伴，也沒有触怒她的鄙夫。

然而有一天，她的環境，她的心境，却忽然的變了。这天她照常的臥在樹蔭下的草地上，懶散的看野鶩爭食飛鳴，如明鏡之照物，無所容心，也不復留影。忽然，遠遠的天空里显现一點潔如新雪的白點，不像浮雲，不像雪片，它似乎發出閃閃的銀光，映在蔚藍的晴空，鮮明無比。這白點漸漸的近了，勒達不禁凝望着它，它似乎向着她飛來。到她看得清楚時，原來是一隻羽毛雪白的鳥兒。它慢慢的飛落在叢葦旁的草地上。它的形狀不像她見慣了的野鶩那麼平庸而卑瑣，它是雄健的，高視闊步，傲視一切的；它也不像野鶩那麼怯弱的驚避着她，反而一步步向她走近。現在勒達看得更清楚了，它全身白色，一點瑕疵也沒有，羽毛光澤而清潔，有一張橘紅的扁嘴，一雙橘紅的蹼足衬托着，更顯得俊逸可愛。它的身体肥圓健壯，頭頸長而有致；短短而恰與全身相稱的腿足，一步步不徐不疾的在嫩綠的草場上向她走近。她心里第一次覺到有了一件可喜愛的東西。它走近她身邊，她用手撫摩它的羽毛同膩滑的頭與頸，它馴良的任她撫愛着，似乎同她是老朋友。她的掌心觸着它細膩光滑的毛片，起了一種溫暖的膩感，這

是她从来未曾感到的。除自己的肌体之外，她从未曾接触过第二个生物。这种温暖的腻感，使她的心脏起了未之前有的颤动。她心里有些纷乱了，手软瘫无力的落在它身上，不动也不移开。它却更挨近她一步，将柔和而又健壮有力的头颈，在她脂玉似的美肌上摩擦着；她心里更迷醉了，她感到又暖，又腻，又痒；仿佛如新浴之后，穿上一件在温火上温过的光滑的丝缎袍一样。她躺在草地上，任它摩擦着。她再没有力量抵抗它了；它的颈如今抚摩着她的胸前，合了双翼的身体如今在她的腰部擦着，橘红色的扁嘴如今不住的触着她耸起的乳房，使她不能动弹一下，化了石头似的软倒在地上。她的双颊醉了酒似的现着红红的光彩，她的心头卜卜的急跳着，双眼微微的阖着；似睡非睡的她心里更感乱不定了。她的手自然的由它身上落下；她即欲立起逃避，已经不可能的了。她全身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她瘫痪了，她酥融了，她不复是她自己的，似乎全身融化而升华于晶天之上。她是完全昏迷过去了，她已经不知道她自己如今在什么地方了。她似乎已经沉睡，她似乎在做一个美梦，那梦境又迷离，又愉悦。等到她慢慢的醒来时，已经不见那只可爱的白鸟，她身上似乎还留着一缕温腻的颤感，还留着一丝抓不着痒处的微痒。她的身体还软软无力，不能起立。她似乎还看见那只白鸟在晴空里飞着，如一顶蓝帽上镶了一粒小而鲜明的白宝石。

这只白鳥乃是神与人之主朱必特变的。朱必特变了鵝与勒达恋爱，不久，勒达便生了一个蛋，在蛋中出来了两个孿生的男孩子，一个是卡斯托耳 (Castor)，一个是波呂克斯 (Pollux)。后来，她嫁了丁达洛斯 (Tyndareus)，又生了一个絕代的美人海倫 (Helen)。据另一个傳説，朱必特和她所生的乃是波呂克斯与海倫二人，卡斯托耳与另一个女子克呂泰謨涅斯特拉 (Clytemnestra)，乃是她与丁达洛斯所生的。海倫后来嫁了斯巴达 (Sparta) 王墨涅拉俄斯 (Menelaus)；特洛亚 (Troy) 的王子帕里斯 (Paris) 却乘墨涅拉俄斯的远出，拐了她逃去，因此，便釀成了十年大战的特洛亚战争——这个战事在荷馬 (Homer) 的“伊利亚特” (Iliad) 里紀載着。

## 欧罗巴与牛

在菲尼西亚 (Phoenicia) 一个秀美的山谷中，有两个孩子：卡德摩斯 (Cadmus) 与欧罗巴 (Europa)，和他們的母亲 特里孚莎 (Telephassa) 一同住着。他們俩都是美丽活潑的孩子，不知道世間有什么愁苦的事。欧罗巴生得尤为嬌媚可愛。他們兄妹天真烂漫的終日在田野中游散。那个可愛的地方真是值得終日游散的；有各种名花奇果，橘子在綠叶丛中發出黄金似的光，大堆的枣子在树上挂下来，低着头好像在沉睡，还有香櫟树林發出迷人的烈芬，勾引人远远的到它树下去。卡德摩斯和他的妹妹常在這些树林花丛中游戏。有时，欧罗巴藏在茂草中要他去寻找，当他找到她时，他的笑声总震响滿谷。有时，卡德摩斯采擷了不少的花朵，將它們結成花冠，放在他妹妹的头上。有时，他們在山上追奔，由山下追到谷中，又由谷中追到河边。在谷中有許多綠草場，那里放着許多牛羊，牧童牧女常并坐在树蔭下談心，或傾听邻近的一个牧人悠揚地吹着牧笛，或傾听一个老牧人叙述一篇动



人的恋爱故事或英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往往使他們落泪。卡德摩斯和欧罗巴却不加入他們的队伍，他們兄妹的身分是高貴的，两人只在林中田野中游玩。有时，卡德摩斯騎了牛向田中走去；欧罗巴則和別的女郎們采花，斗草，或半身倚着牛背談話。沿了河走去，便是大海，海灘上有無数迷人的貝壳，这也是他們常去拾集的。有一天，卡德摩斯上山去了，欧罗巴和女伴們正在海边一片綠草地上游嬉。朱必特經過这里，在云端看見了她，立刻沉醉于她的美貌，似乎顽皮的小爱神，又向他射了支致命的情箭。但女伴繞她而立，他不能立刻走下来和她接近，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恋爱与尊严不能合一，为了恋爱，便不能不卸下尊严的面目；于是神与人的父，右手执着雷震，一点头便使山岳震撼的朱必特，这时也不得不抛开了一切威仪，变成了一只牛，混在牛群之中，低着头，搖着尾，在草場上吃草。他的顏色是純白的，連蹄也是純白的，衬着柔馴的棕黃的眼珠，更显得异常的可愛；他的白毛潔淨如新浴，且有光澤，沒有一點瑕疵，沒有一滴污泥；他的頸部肥胖得圓滾滾的，两个肉褶似的喉袋由肩上挂下；他的双角很短，然而光澤無比，似經匠人磨斲过，照在太陽光中珠宝似的發亮。他徐徐走近了欧罗巴。她惊詫他的美丽，又見他馴良可愛，便不怕他的走近。她将擷来的花朵，伸到他的白口边；朱必特心里愉悅，吻着她的手。他簡直沒有休息的时